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六十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59042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詩

序

毛詩注疏

卷首：毛詩譜附考證

舊題周

卜商撰

宋朱熹辨說

.....一

漢毛亨傳

鄭玄箋

.....四三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音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卷上
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序

詩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提要

臣等謹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瑜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

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熊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焉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

說經之家第一爭詒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詞知其為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朱鶴齡毛詩通義序文舉宛邱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詞其說時足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

庭蕙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鵲鳴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為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

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

參考諸說定序首兩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後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毛詩集解叙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瓛毛詩序義疏一卷紫序敘二字互見蓋史之駁文今仍舊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為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

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

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中國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唯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六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

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

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

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

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

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

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

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七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

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

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

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

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

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

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故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繇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兔置后妃之化也闕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

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闕雉之應也闕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闕雉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一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十三

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

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

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

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

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

車乘厭

音翟翟音狄

勒面績

音繪

總服則褕

音遠

翟然則公侯

夫人翟第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

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十三

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

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名南之終至於仁如騶

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

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

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

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

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

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邨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四

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過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五

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與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詩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嬌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六

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云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

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十七

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怨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的意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

音帥

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

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

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

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

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碩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三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碩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鵲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

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

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

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

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

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

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

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

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
卷上

三

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我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